# 性理指歸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 漢

### 董公

許庸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巳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籌帷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爲之響應者

董公力也

蕭何

楊龜山曰高帝收民於縣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爲天下而詘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昧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

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
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恥者多歸之以何之
賢猶不免是可惜矣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
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
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
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雒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
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
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
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王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

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私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張南軒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討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推鋒陷陣勇敢果

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其角以清淨爲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爲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爲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爲之慮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爲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强其君心亦可罪也矣

呂東萊曰蕭何治未央宮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

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爲先何慮不及此也

陳潛室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强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爲郡縣小吏時固已習于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

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羇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呼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三人者狐偃趙衰賈佗也

韓信

楊龜山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

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潤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與

##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個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

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楊龜山曰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才見忌疑釁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免終竟以葅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邇權勢視去權利如脫敝蹝雖寄身朝市而脩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其優矣哉○或言正叔云人言

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爲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爲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爲韓者方沛公爲漢王之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絶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意及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横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良爲韓司徒

良以韓王成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爲韓報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赤松子之語蓋爲韓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俾天下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以自資而卒帝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已耳

問子房孔明人品朱子曰子房全是黄老皆自黄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畧乎曰又有黄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黄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黄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縱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

張南軒曰子房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讐之義其狙擊秦政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

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爲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益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

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己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陳潛室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

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扼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申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

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强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非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何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谷也韓信乘鋒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

[illegible]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謀略同故感楚之效同[illegible]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蓋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講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史之當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爲也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已能屈之亦

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彭越

楊龜山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與葢西漢之初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販亡命輕猾之徒則里巷鄙戲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已王小者已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

秦項之爭復搆矣方漢收民於百戰凋瘁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疑隙一開而菹醢隨之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強弱勝負爲君臣則天下之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攷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

取代代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陳潛室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楊龜山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爲首宜其勇悍強

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爲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旣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爲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爲其始以戰鬬爲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爲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天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亡一已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爲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爲一

代宗匹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爲天下乃以清淨無爲爲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楊龜山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爲冐頓在固爲子壻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壻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況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 周勃　陳平　王陵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爲漢伊周何邪陳潛室曰周勃處事蒸有周章處如旣入軍復問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陳潛室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

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張南軒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祖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

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旣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則呂氏之欲簒漢二子實助之乎謂二子乃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闢王陵之責瀕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株之於摶擊磔裂之後觀其間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

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

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毋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紓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 叔孫通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illegible][illegible]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楊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陳潛室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

爲叔孫通蓋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朱子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個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語便見得

趙堯

楊龜山曰予讀漢史至呂后之事未甞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强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强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蓋亦反諸已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特無毋禍而已哉

季布

楊龜山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殺事項其義得之矣

劉章

楊龜山曰予讀高帝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

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有爲也尚何及哉

酈寄

楊龜山曰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憤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賣友非其本心也

#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 漢

### 張釋之

楊龜山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辯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

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
予謂上林尉眞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
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哉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
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呂東萊因以史氏之辭論之
則民自以爲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民蓋天下無冤
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考
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
自以不冤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冤可乎或者說

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陳潛室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可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胡五峯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賈誼　董仲舒

楊龜山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有識核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縉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吾身親見之也誼以踈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秦之彼其心豈能翕然耶此讒釁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

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踈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要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宜有之

張南軒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

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袁盎

楊龜山曰淮南王之驕恣其稔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

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譖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問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已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賈山

楊龜山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喻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

爲過也後世驕君諫臣侍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
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

楊龜山曰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
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
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
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卽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
帝不能用頗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
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
苴斬齊君之寵臣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

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舉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鄒陽　枚乘

楊龜山曰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尊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鄉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

田叔

楊龜山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

處子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侍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胡五峯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

楊龜山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據是說葢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詐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

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予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張南軒曰兆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為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

其才設平生從軍事熟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徐洪為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楊龜山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面之忤太后者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辯不能遷哉其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

其臨况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務勢藉力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竇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貪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陳潛室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不因式獲

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戇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嘗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疑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言所由姦人也

劉元城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迎合人主

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家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絶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也應之曰不然

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惡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

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於是光顯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謂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纍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朱子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己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張南軒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可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未

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

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亡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例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恭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氷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

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孰其如光凛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議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救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畜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巳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陳潛室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踈昧

汲黯

楊龜山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為天下敬憚如此子獨疑其狷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致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疏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己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

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見幾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可自見得若不去遂篡之便是樣子殺之卽剛直之士

魏相

張南軒曰魏相所有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其說過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

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寻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

## 趙充國

張南軒曰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遙而以兵難遥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

圖以爲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卹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丙吉

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鬬死傷横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叅亦倚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溥於宇宙旁暢周浹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耳此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循之未去患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内盜賊縱横政之不行

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口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上官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

張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吉深厚不伐德厚可稱其為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

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古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耶焉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遠魏相遠矣

劉向 本名更生 蕭望之

楊雄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蹤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匡衡張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淫祠復

興豈不信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選士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爲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爲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爲群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爲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

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况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枝葉遠非可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誅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爲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决而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嘆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

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糾收以强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察其幾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无迹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旣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迹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

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豈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亦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豈不知此耶至於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

知學之弊也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 龔勝

司馬公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禄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辯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

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預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絶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汚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據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韡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則將未免於謟豈曰能賢故君實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毁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王莽

陳潛室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謙巽之行以愰燿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寃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再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又辭新野田

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與

##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張南軒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

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抗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卽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自強於德

自强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罷黜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嘆哉

# 性理指歸卷之二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 東漢

### 光武

張南軒曰光武不任功臣爲三公葢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爲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葢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爲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

師關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寇鄧賈復則識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亂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大臣之責固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首責爲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

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呂東萊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乾綱舉無過事何耶陳潛室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鄧禹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

[illegible]兼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朱然三國時人仕吳封永安侯）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張南軒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耶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尚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

黃憲

楊龜山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李固　杜喬

張南軒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衆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濟質帝忍死有

以被毒之事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
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燄然名其爲賊逆
順理殊著可誅也此間不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
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
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雖據大位當大權持大
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此其失之於後也
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立固豈不知冀
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耳度固之不
自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故欲隱忍
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下大變

已爲冢宰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順逆之理冀決無以逭死邪固之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懍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亦制命於冀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楊龜山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

梁冀焉在其爲貞孤哉然蔡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爲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

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笑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眞以爲是必有深謀許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宓

黃勉齋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

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為宦者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　何進

楊龜山曰桓靈之間皆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何元舅之親秉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粃糠耳豈不易哉然而

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己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

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陳蕃

張南軒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衆動草草今日誅數

輩明日誅數十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
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禍處太
甚者頗如是耶觀宋璫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
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竇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
則雖此曹輩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
待爲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
有失方是時非裴忠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縱斷已
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人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
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皆孚信以嚮向於我人心向
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

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
天下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
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
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
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
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家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顧
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爵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
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
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楊龜山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

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奸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紹亦豈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 總論

或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橐饘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艱險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雍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易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心任非人倫莫相鄉也卒以謀踈見殺亦

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朱子曰所擬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甯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

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靳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猶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挺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嘗病之蓋自董相中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佔畢訓詁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

推尋學問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攷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

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絜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葢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狡並起臲卼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葢不可不思也

○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月之命者丹之力使其

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忠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隱處自修危行而言孫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嘘枯

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情袂正色摶擊豪强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擽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

探之其必有道矣哉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特心最平蓋天資之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尚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陳潛室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刻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死事便疑蕭何欲置之僻光武於馮異或讒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

使光武監徃事而　功臣